

■新作聚焦

## 范小青长篇小说《灭籍记》：

# 一出让人心酸的喜剧

□李 浩

阅读《灭籍记》，对我来说是一段美妙而深有趣味的文学旅程，甚至伴有小小的晕眩。我习惯范小青用一种坚实的、生活化的方式来讲述故事，而没想到她的新作给了我太多的“意外”，她竟然在《灭籍记》中做出了“梦和现实完整地结合在一起”的新尝试。她不懈对自己突破，也不懈对我们已经习惯了的“小说样貌”做出突破。

—

《灭籍记》有极为精彩的故事，它会让你读得津津有味，有时还会忍俊不禁：你很难想象一个有着“深刻思考”和追问“宏大问题”的小说会写得这样有趣、幽默和顺畅，一旦你读进去之后就会被它的连贯的、新颖的和紧凑的故事所吸引。《灭籍记》，它首先是那种充盈着日常情感同时又充盈着奇思妙想的“故事书”，它有着“悬念”的层叠：作为“孙子”，吴正好试图为父亲吴永辉寻找“亲生父母”，因为父亲吴永辉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孩子——他的亲生父母是谁？经历了一系列的找寻之后吴正好有了答案：爷爷叫郑见桥，已经去世，奶奶叫叶兰乡，她没有出现在标志死亡的墓碑上——又一个悬念出现，奶奶叶兰乡应当还活着吧？再次经历一番仔细的追踪，其中的波澜也依然层层叠叠，吴正好终于找到了“叶兰乡”，然而她是“冒名顶替”进入养老院的，她其实是爷爷的妹妹郑见桃。她为什么要隐姓埋名？她又是如何骗过“叶兰乡”单位的人让他们相信她是“叶兰乡”的？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让她非要冒充“叶兰乡”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悬念一个个解开，期间的过程当然让人唏嘘、感慨，它吸引着我的阅读并偶尔地给我胸口重重一击，让我震动，喘不过气来。然而，这里并不是故事的结束，悬念又在悄然中生出了枝节：在原有的户籍簿上，爷爷和奶奶还有一个儿子叫“郑永梅”，他又在哪儿？他为什么从来没有具体的面目？他，为什么和父亲“吴永辉”生于同年，而邻居们、同学们、同事们竟然似乎记得他而又没有特别的印象？

很少，在严肃的、我们常说的“纯文学”范畴内设置有这么多的悬念，而且这些悬念随着故事会一一解开，它落实得让人心服，也让人惊叹。范小青在这里充分展现了她几乎让人惊艳的故事能力，它环环相扣，它波澜叠起，它“节外生枝”，它暗潮汹涌。她的讲述也颇有趣味，话里包含着颇让人回味的东西，然而它又那样顺畅自然。譬如第一部分的第一节《假子真孙》：“我是个孙子。可不是个普通的孙子。我是个真孙。我们这地方，是个有文化的地方，过去经常在戏文里唱才子佳人假子真孙这样的故事。我就是那个真孙。”再譬如第二部分的第一节《谁是叶兰乡》：“我是叶兰乡。我不是叶兰乡。大家都叫我叶兰乡。我知道我必须叶是叶兰乡。以前我也试过，我说，我不是叶兰乡。结果，他们就让我吃药。”随着故事的讲述，我们大约会重新回味她在前面说过的这些话，那里面的丰富、蕴涵和微妙就慢慢地渗出来了。

二

小说的第一部分是由“孙子”吴正好来讲述的。他讲述他的生活和寻找过程，这份“锲而不舍”又来自何处。小说的第二部分，是由“叶兰乡”的替代者郑见桃来讲述的。她讲述如何与吴正好纠缠与斗智，并引出她的故事：她是如何失掉“身份”的，而失掉身份给她带来的又是什麼，她又是如何“变成”叶兰乡的。小说的第三部分，由那个没有露过面的“郑永梅”来讲述。随着他的讲述，我们知道叶兰乡和郑见桥夫妻俩在旧岁月里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叶兰乡为什么要“虚构”出一个郑永梅来替代她失去的儿子，而这个虚构的儿子又是如何“像真的那



样”影响着叶兰乡和她周围的生活的。小说的尾声，叙述权再次交还给吴正好。沉迷在《美丽新世界》的游戏中的吴正好“竟然”说不清，自己讲述的故事是真实的发生，还是混杂了游戏里的情节。

是的，《灭籍记》不是一个叙述视角，而是多个，吴正好、郑见桃以及子虚乌有的郑永梅都参与了故事的讲述，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感受和不同的“经历”补充着小说的丰厚，但视角的转换是那么恰妥妥帖，没有半点儿阻隔与不适，而且一点也不影响故事的流畅性。范小青将很有现代感的视角更变与很传统的故事讲述结合得那么好，让人惊叹。

三

“最早的时候是这样的，你遇见一个陌生人，你跟他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他就相信了。”“后来，你又遇见一个陌生人，他跟你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你就不相信了。”“因为这时候人类已经学会了瞎说，而且人人都会瞎说，所以，人不能证明他自己了，你必须看到他的那张纸，身份证，房产证，或者类似的一张纸，他给你看了那张纸，你就相信了，因为一张纸比一个人更值得相信。”“再后来，你又遇见一个陌生人，他跟你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你不相信，他拿出了他的纸，你仍然不相信，由于人们对纸的迷信，就出现了许多的假纸，你无法知道他的纸是真是假……”在《灭籍记》的封底，范小青的这段话颇耐人寻味。这段话，大约是小说隐含的支点，范小青由此发问：我们是谁，我们如何证明自己？我们是自己吗？在这样的追问之中，那个我们习焉不察的世界、那个我们貌似笃定信任的世界发生着可疑而可怕的摇晃。

“孙子”吴正好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探寻答案，虽然他寻求的生活很实际，但随着深入，那个似乎太“哲学化”的问题就呈现出来了。丢失了档案的郑见梅不得不在“别人的身份”中隐身，这个隐身过程用去了她大半生的时间，期间的磨磨蹭蹭众多，最后，她依然是以“别人的身份”存在着，她也将以“叶兰乡”的身份死去。没有身份，她的存在根本无法自证，尤其是在特殊的年代里。在这里，人的存在几乎只是“身份”的影子，范小青所提及的“他的纸”远比“他”更有重量，更有存在感。荒谬处不止于此，在《灭籍记》中范小青还极有想象力地为郑见桥、叶兰乡夫妇“创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儿子郑永梅，

《灭籍记》是少见的有哲学思维的中国小说，更为可贵的是，范小青把她所有的思考、追问都“融化”成跌宕起伏的故事、引人入胜的故事之中，仿佛是真佛口中的家常，滋味和妙处都贮藏在里面，我们完全可能先被她的故事所吸引。

这个“不存在的人”竟然在叶兰乡偏执的、甚至有些神经质的坚持下“存活”了下来，让他有了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和工厂同事，而那些同学、同事竟然被叶兰乡的虚构所迷惑，“感觉着”确有这个同学同事的存在……一个子虚乌有的人，因为档案、户籍和种种其它的因素而替代了真实，他存在于“他的纸”上，似乎也就存在于具体的生活中。小说中还埋设了另一个荒谬，郑见桥试图把自己的“老宅”捐出去，但苦于久远找不到地契的“那张纸”，于是他伪造了“那张纸”。它所带来的后果是：郑见桥的伪造被发现，他降职降薪，而且获得了罪名，老宅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四

范小青用一种喜剧的样貌揭示着我们时代越来越要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甚至有着世界的共性。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似乎越来越不信任“具体”，越来越依赖于“那张纸”（或类似之物：档案、证件、银行卡……）来证明或确立自己，离开这样的确立，真实生命、真实生活马上变得虚幻起来，变得“不真实”，而这一“不真实”其实蕴涵着巨大的可怕。小说中，范小青用精彩的故事方式呈现了它的可能后果，那些具体的的人，叶兰乡、郑见梅的背负是沉重的，甚至让她们的骨骼都变得扭曲。

《灭籍记》是一则让人唏嘘和心酸的喜剧，如果我们设想自己处在那样的命运中——是的，它是一种需要正视和思考的可能，范小青用“小说”的方式提示了这一可能，她以历史的和幻觉的方式提示着我们。在谈及卡夫卡的小说时，米兰·昆德拉谈到，“知道自己的故事是喜剧性的却不会有什么安慰。他陷入了他自己生活的玩笑之中，就像一条鱼落进鱼缸里一样，他并不觉得这好玩。的确，玩笑只有当你是外在于鱼缸时才成其为玩笑。”对于小说中的叶兰乡、郑见桥以及不存在的郑永梅来说，大抵如此。

需要承认，在中国作家中如此思考生存和存在关系的人很少很少，大家习惯惯于生活的表层用一种细节化的方式展现“存在的样貌”，而不是思考它、追问它和解析它。《灭籍记》是我少见的有哲学思维的中国小说，尤其是近几年来。更为可贵的是，范小青把她所有的思考、追问都“融化”成跌宕起伏的故事、引人入胜的故事之中，仿佛是真佛口中的家常，滋味和妙处都贮藏在里面，我们完全可能先被她的故事所吸引。

## 专家研讨华语电影融合与发展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主办的“华语电影的融合与发展”论坛在京举行。此次论坛聚焦改革开放40年以来华语合拍片的成就与问题，与会专家对不同类型华语电影及其相互交融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与把脉，从不同角度、不同时期切入不同文化土壤下，其各自相异又共通共融的文化根性的比较与分析，试图从中探求华语电影未来融合发展的新思路与新对策。

与会者认为，华语电影的融合发展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史上重要的艺术现象与艺术潮流，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电影的整体发展走向。当代华语电影已充分享受到不同文化融入共同文化母体后，在艺术表达、美学表现、题材拓展、价值呈现等方面给电影创作带来的升华与繁荣。未来在汲取各方经验的同时，如何自觉抵制娱乐化、低俗化和去意义化等负面影响，如何在融合的同时保持各自特质，并通过积极开展不同地区间电影创作与电影批评的交流，从而有效提升未来华语电影的文化内涵与国际竞争力，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路斐斐）

## 安丽芳《施南往事》首发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1月26日，安丽芳作品集《施南往事》首发式在京举行。徐则臣、邵匏、霍俊明、张菁、杨庆祥、王秀涛、安琪和本书作者安丽芳等参加首发式。

《施南往事》是安丽芳的散文小说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分“老城人物”“施南旧事”“人世间”三辑，收入散文36篇和中篇小说《流来庵》。参加活动的作家评论家们认为，《施南往事》以作者家乡恩施老城为坐标，记录渐行渐远的故乡、故人、故事，由此探寻形形色色的生命个体在时代背景下各自不同的生存境遇与心灵呼声，细腻的笔触中深入浅出地汇入了作家对世情的洞察、对生活的领悟和对生命的悲悯。这些作品聚焦小人物的命运，书写地方的风俗人情，在舒缓的文风中将故事娓娓道来。

据介绍，“施南”就是恩施的古名，安丽芳这些年来的写作都是聚焦这片土地上的人与事，并通过自媒体平台“施南往事”发布出来，与读者进行交流。安丽芳说，恩施有太多的题材值得书写，自己要不断提升写作技巧，不要浪费了这些精彩的故事。

■创作谈

我从小在苏州的老宅里长大，对老宅有一种割舍不掉的特别的情感。1986年我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裤裆巷风流记》写的就是生活在苏州老宅中的苏州人的故事。此后，在我的相当一部分的小说中，无论是中短篇还是长篇，老宅的身影时时出现，老宅的故事仍在继续。我还写了许多关于老宅的散文。

时间过去了30多年，我写够了苏州老宅吗？没有。不仅没有，老宅在我的内心深处，反而越写越多，越写越重。始终放不下，老宅始终在我心头缠绕。

这肯定是因为苏州老宅太有头了。我曾经在一篇散文中这样写道：“苏州的老宅，它们所容纳的博大精深，恐怕是我们穷一辈子努力也不能望其项背的，它们的一片砖一片瓦，它们的一副联，甚至都够让我们品咂和享用大半的人生了，让我们且沿着这扇已经打开的门，走进去吧，或多或少，我们一定会看到些什么的。”

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多到写了又写，多到写了还想再写。更何况，经过30多年，苏州老宅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惊人的变化。

写老宅的念头始终盘旋着，后来就有了《灭籍记》的开始。写《灭籍记》的初衷就是想写一个以“回到苏州，回到老宅”为主题的故事。所以《灭籍记》是建立在“实”的基础之上，就是苏州老宅在昨天和今天碰到的那些普遍性问题。

在动笔写《灭籍记》之前，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查了很多苏州老宅的前世今生的资料，可以说是实之又实了。

可是有一天，面对真实，我忽然无从下笔了。因为时间。因为今天。

今天，我们面前的“真实”两个字，变得模糊，变得虚幻，变得不那么真实了。比如说，你碰到一个陌生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告诉你他是谁，他要干什么。那是真实的，可你不相信真实，除非他拿出证明，身份证或者其他一张什么证明，你才会相信，因为纸比真实的人更值得相信。但是也许，即便有纸，你也仍然不相信，因为今天假纸也很多。好了，今天的我们，有时候真的信无可信。对于许多本来是很真实很确定的东西，我们却不再敢随意判断，妄下结论，因为我们的上当的骗太多了。

写作《灭籍记》，是用当下的眼光重新打量记忆中的和现实中的苏州老宅，并揣着我自己对于当下社会的这种丰富复杂性、不确定性，甚至诡异性的感受和体会去写的，所以在写到某些自己都不敢、不能或不想确认的“事实”时，我采用了一些虚幻的细节，比如亡者在梦中的述说，比如谎言，比如隐喻等等，通过虚实结合、真假混淆的手法，来避开和处理这些自己感觉无法判断和确定的但又非常想通过文字体现出来的多重的意思。

当然，这些表现手法更多的是用在人物身上，文学最要关注和表达的是人类的命运和情感，写老宅，即是写人。

老宅里的人，与老宅有关的人。

小说中的郑见桃是一个真实的人，同时又是一个虚假的人，因为她一辈子都在冒名顶替，用别人的名字活着自己。郑见桃年轻时为了追求真理追求爱情，丢失了自己的身份，她就再也不是郑见桃了。这一辈子，她并非不想做回自己，但是她不能。在从前，如果找回身份，她要被治罪，到后来，如果找回身份，她会被饿死，所以这一辈子，她都用了别人的身份生存着。一方面，她是一个冒名顶替的成功者、胜利者，另一方面，她是彻底失败的，她永远不能是她自己。

郑永梅则是一个不存在的人，他是一个“虚无”，只存在于纸上。因为有了关于他的纸，他成为了大家认同的“真实”。他存在于他母亲对他的描述中，他存在于由他母亲编写出来的许多的纸上：家里的户口本、幼儿园老师的评语、小学成绩报告单、病历卡，等等等等，总之，一个不存在的人，因为有了纸，他“活”了很久，到小说结尾依然发挥着关键作用。

小说写了这样一个情节：不存在的郑永梅是有真实存在的大学同学的，多少年后他们的聚会，因为寻找郑永梅的吴正好好的追查和询问，大家开始争相回忆自己与同学郑永梅的过往，并且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信誓旦旦”地“还原”出郑永梅的面貌。郑永梅并不存在，但是关于郑永梅的“历史”，却因为这些漏洞百出的“记忆集合”真真切切地建构起来了。

历史与记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荒诞奇事，导致我们在某些“真实”面前，有时候显得特别无力，因为即使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也不一定能够作出百分之百的精确判断。何况对于更多的“真实”，我们只是一个身处其外的旁观者。

那么怎么办呢？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编织成一个好看的故事呈现给读者，读者会读出其中的真实和虚幻，或者，既真实又虚幻，或者，既不真实也不虚幻。

小说本就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甚至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探讨、共同思索却仍然完不成的。

## 何少川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共福建省委原副书记、福建省政协原副主席何少川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月22日在福州逝世，享年82岁。

何少川，笔名铤铤，中共党员。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故乡的花》《古榕魂》《高山含笑》《前言后语》《异域寻踪》《山海幽幽》等。曾获福建省人民政府首届百花文艺奖。

## 朱盛昌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编审朱盛昌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月17日在京逝世，享年88岁。

朱盛昌，中共党员。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当代》杂志编发《失态的季节》《我是太阳》《人间正道》等长篇小说。曾获全国文学期刊优秀编辑奖。

## 程文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外国文学编辑室编审程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月17日在京逝世，享年90岁。

程文，中共党员。1964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译著有苏联中长篇小说《克罗什历险记》《克罗什的假期》《湖畔奏鸣曲》《要案侦查员》《寡妇船》《马特洛索夫》等。

## 尹树义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林海日报社原编辑尹树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月16日在内蒙古逝世，享年61岁。

尹树义，中共党员。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200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野孩儿达瓦》《木喀喀历险记》，诗集《东方神话》，散文集《有树的大风景》，中篇小说集《北方丈夫》等。曾获内蒙古“五个一工程”奖。

《灭籍记》的虚与实

□范小青

## 《美丽中国》节目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由中国电视艺委会与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山东卫视《美丽中国》节目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郭运德、高长力等专家学者与会研讨。与会者认为，作为全国首档大型生态综艺节目，《美丽中国》在形式上创新融合了故事演讲、纪实外拍、观点交锋、政策解读、真人秀、高科技视听技术呈现等多种元素，将一线生态文明建设者推向前台，对传播绿色生态理念、鼓励全民行动建设美丽中国具有积极社会意义。该节目的可贵之处在于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百姓现实生活，用真人真事唤起大众共鸣，紧扣时代脉搏，让人们看到美好、希望、信仰、青春与力量。这种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的节目创作方向及其对主流议题小切口的介入与表达方式，值得深入研究与总结。希望在今后的节目设计中进一步打造品牌，更充分地发挥电视节目的互动效应与高新技术优势，以求更深刻地实现对社会问题的有力探讨。（路斐斐）

## 2019“海之春”新春文化季启动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月28日，由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委员会主办的2019北京市文化志愿者“送福到家”暨第九届“海之春”新春文化季启动仪式“春潮华典”在京举行。活动现场，民乐《春节序曲》、舞龙舞狮等民俗表演充满喜庆节日气氛，机器人组装和表演、编程体验、VR赛车、投篮等科技感和趣味性相结合的活动彰显了海淀文化的科技特色。此外，书法家为英模和劳动者代表挥毫泼墨书写“福”字，摄影志愿者为民众拍摄全家福照片、非遗项目体验等活动同期举行，营造了浓郁的年味。

据介绍，2019“海之春”新春文化季将持续至3月10日，分为春福到家——“送福到家”己亥迎春文化惠民活动、春山声远——新春名园游园活动、春风劲吹——“新动力新形态”中关村文化科技双创月活动、春瑞肇启——新春文化艺术大秀活动、春禧非遗——“家门口的庙会”非遗文化体验活动、春村花会——传统民俗春节活动、春吟诗意——“新春新风尚”悦读海推广大活动、春阳暖心——海淀青少年春节文化等活动等8个单元，涵盖52项、数百场形式多样、参与性强的主题活动。这些活动将充分挖掘海淀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优质资源与创新成果，力求让广大市民更好地感受到春节的喜庆氛围和民间文化的魅力。

## 灶王文化节喜迎己亥新春

本报讯(记者 王觅) 农历腊月廿三(小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祭灶的日子。1月28日恰逢小年，由北京顺义区委宣传部、顺义区旅游发展委员会、顺义区文化委员会主办的第三届北京·顺义张镇灶王文化节当天在京开幕。作为颇具顺义本地特色的新春吉祥文化品牌，本届文化节为期4天，以“福满京城·春贺神州”为主题，通过“张镇主会场+胜利街道分会场”的方式，立足顺义本土民俗文化，打造了“灶君故里过大年”、灶王动画宣传片大赛、灶王文化研究院系列沙龙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旨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彰显“家和睦，爱传承”的新春理念。

自顺义区张镇“灶王爷传说故事”列入北京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传说名录后，顺义近年来注重灶王文化的发掘、传承与创新，自2017年起每年举办灶王文化节，产生了广泛影响。本届文化节开幕式上，演员们以舞台剧表演方式生动还原了祭灶仪式的全过程，表达了百姓对土地的眷恋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化节期间还举办了热闹喜庆的民间花会，小车会、舞龙舞狮、聂庄大鼓等表演和非遗展示互动等联袂登场，力求为顺义当地及京津冀地区的游客提供耳目一新的京城年味体验。

本届灶王文化节的一大亮点是首次举办了民俗文化发展论坛。本届论坛以“传承灶王文化，创新美好生活”为主题，专家学者通过主旨演讲、圆桌论坛等形式，从不同角度围绕新时代灶王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发展等主题展开广泛深入交流，为张镇更好地发展灶王文化建言献策。为进一步加强灶王文化的深入研究，“顺义张镇·灶王文化研究院”同期揭牌，将对相关知识体系进行系统梳理研究。